

金鱗豈是池中物

一遇風雲便化龍

九霄龍吟驚天變

風雲際會演水滸



STORM RIDERS

卷一



馬榮成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風雲小說系列

風雲篇

金鱗

一遇

山豈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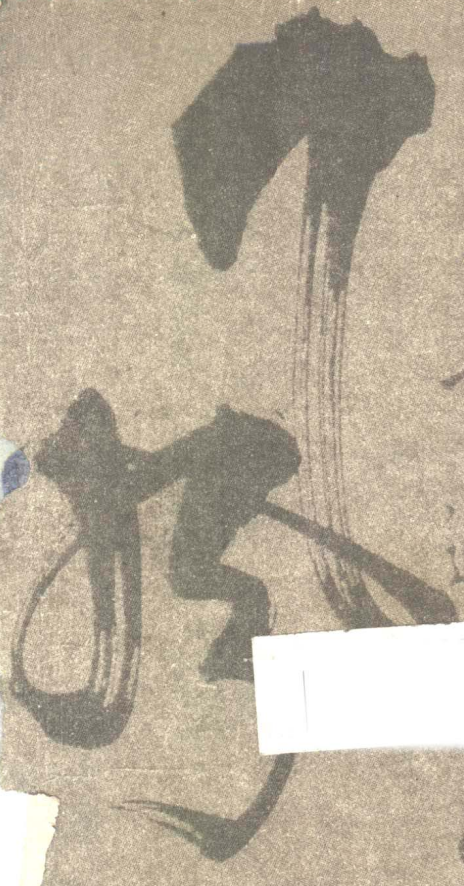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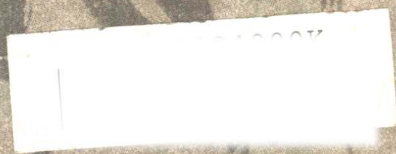
池

(卷二)

雲便化龍

北岳文艺出版社

马荣成 著



责任编辑:刘懿

封面设计:文松

风 云

(卷二)

马荣成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太原市南郊昌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50千字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1998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78-1692-1/I·1628

定价:20.00元 (全套12册定价:238元)

卷一



目錄

(1)	第一回
(16)	第二回
(30)	第三回
(44)	第四回
(58)	第五回
(72)	第六回
(86)	第七回
(100)	第八回
(114)	第九回
(128)	第十回

目 录

风 云 篇

- 伤心的刀..... (363)
- 他是一个传奇..... (389)
- 问谁领风骚..... (397)
- 难为知己难为敌..... (428)
- 为魔独我..... (448)
- 大轮回..... (467)

搜 神 篇

- 楔 子..... (501)
- 假如她不真的..... (515)
- 众里寻他..... (530)
- 孟钵之谜..... (549)
- 妖夜..... (590)
- 长生..... (605)
- 惊逝..... (632)
- 死神再生..... (667)
- 石中之神..... (680)
- 摩词无量..... (706)

伤心的刀

他洞悉天机。

他算尽天机。

他精通周易、皇极经世书、紫薇斗数、子平命理、六壬神数、五行堪舆、面掌二相，甚至摸骨、测字……

可是，他自己却偏偏逃不过天机！

肥肿难分的他，猛地冲进破落的槽内，即时不支倒地，一直滚至神案之前。

已是夜深，这座破槽更是寥无一人，其实在大白天又何尝不是一样？

世道每况愈下，人心逐渐沦亡，良知大量泯灭，谁还会顾忌“举头三尺有神灵”？佛与菩萨，简直已成为大多数人讪笑的对象！

他很痛苦，浑身披满腥臭鲜血，也不知血是从他身上哪处滴下。

他软弱无力地仰望座上神佛，迷糊地哀问：

“天啊！佛啊！我到底干错什么？我到底干错什么？”

迷糊的声音在槽中来回激荡，不住地发出无数回响，宛如声声追问；神佛却毫无反应，似并未为其哀号所动。

他犹在努力呻吟：

“天！我一生算尽玄机，为世人指点迷津，扶危解厄，难道

这样也是错？难道这样也是错？”

神佛始终默无回应，然而槽外天际划过一道紫电，接着爆出一声“隆”然的撼天雷响！

是天震怒了？是佛震怒了？

一道早雷赫然轰进槽内，当场把他身畔的地面轰至粉碎，就像是天和佛给他一个最简单直接、最彻底、最愤怒的回复！

他必遭天谴！

他凄惶地瞪视眼前情景，吓得目瞪口呆，脑海不由自主浮现一段往事……

“啊，难道是那回的错？”他霍地记起自己多年前因一笔丰厚的酬金而为一个已高高在上的人批命，那人并无厄困，只想更上一层楼，他为他批了一句：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不错，正是这个错！

一错永难翻身，何况这是个天佛共愤的错？

错！错！错！

仅因他一时贪念，妄自泄漏了一句不应泄漏的天机，更助长那人的气焰及雄心壮志！仅因他这句批言，更鼓动那人向顶峰疯狂迈进，因而造成更多更残酷的杀戮，以致苍生受劫！

都是因为那一句批言之错！

他惭愧，他内疚，他心中紊乱非常，颓然跪在神佛跟前，乞怜道：

“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但…此事将如何补救？”

他绝望地合指一算，目光霎时流露一片震悚之色，像已算出一件异常可怕的事，惘然哀号：

“太迟了！风云已落在他的手中，太迟了……”

震怵之间，他乱步走至窗前，淡淡的月色映照在他的脸上，赫见他脸容满布一堆堆的毒疮，血脓披面，狰狞可怕已极……

就在哀号声中，他脸上无数毒疮突然爆开，千百道血箭暴溅横飞，凄厉非常，令人惨不忍睹！

这就是他浑身披血的原因！这就是他泄露天机的报应！他痛得五体投地的向天向佛断续乞求：

“太…痛苦了，请宽…恕我，让我…痛…快点死…吧！”

可是虽受尽折磨，几近虚脱而死，却始终没有死去。

因为命运对他还有一个安排。

他还有一句天机仍未泄漏。

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帮主，这两个便是我帮徒众于岷江畔救起的小孩，已整整昏迷了七天。”

“丑丑，他俩就是北饮狂刀和南麟剑首之子——聂风、断浪？”

“正是。”

“那，当中谁是聂风？”

“是这个长发少年。”

“唔，很好。”

“帮主的意思是……”

“表面看来，此子眉目虽呈一片纯厚，实则隐含刚强不屈之气，绝非泛泛之辈，实与步惊云一样，是百年难逢的练武奇

才。”

“可惜帮主已纳有两徒。”

“丑丑，你忘了老夫三绝中的风神腿法还欠一个传人？”

“但……帮主，别忘记聂风此番遭遇的是因帮主觊觎神锋间接引起，恐怕……”

“毋庸操心，此事仅得你我及执行命令的惊云知晓，死囚双奴亦已遇难，即使连霜儿也不知此中计划，若我们三人不说，谁会知道？”

“帮主雄才伟略，言之有理，小人心服口服！”

“既然如此，你就给我好好紧记四个字。”

“嘻嘻，是什么字？”

“守口如瓶！”



岁月无情，总不会为任何人、任何变故停留半刻半分。

生命，在岁月与天地的严密监视下，还是被逼诞生、成长、
年华冉老，直到死亡！

聂风的生命并未终结，可是聂人王显然已于凌云窟内惨死，今后，他再不能与老父重过幸福而平淡的生活，对他而言，纵使能够苟生在世上，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生命，实在有太多的遗憾与哀伤……

不过有一点却可肯定，聂风一生的历史由这一刻开始，将要彻底扭转、改写！

在一片昏昏沉沉之中，聂风隐约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他：

“聂风……”

是死前的幻觉吗？这个声音冷硬平板，丝毫不高抑扬，活像死神对他的呼唤。

是的！聂风迷糊的想，或许他早已真的死了，才会听见死神的呼号？

然而，声音又再响起，如梦如幻，他依稀可辨声音就在自己身旁：

“记着，别告诉任何人我接下‘火麟蚀日’。”

简单直接的一句话，令聂风蓦然惊觉，说话的并非死神，而是那个……

他很想证实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无误，他很想张开眼睛瞧瞧此人是谁，只是他浑身一点气力也使将不出，就连张开眼皮的气力也没有。

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又由远而近地传来：

“云少爷！云少爷！”

是一个很甜美的女孩叫声，凭声可以想像，她的样子大抵长得不错。

“云少爷，你这数天怎么老在这个聂风身旁默坐？瞧！天也快晚了，你不倦么？我已为你准备饭菜。”

此语一出，昏沉中的聂风心神陡地一震。这个唤作“云少爷”的人，在他身旁守候数天，就是为等待他稍微恢复知觉时，对他说那一句话？

他更想瞧瞧这人的容貌了，可惜始终无力张目一看。

忽地，聂风又闻一阵急速的推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恭敬的道：

“云少爷，帮主有请。”

接着是一连串的脚步声，听来那个云少爷与女孩已逐渐远离。

聂风犹想追听下去，只惜气力已然不继，他可以感到自己的脑海正渐渐模糊起来。

他终于又再次昏睡过去。



天下第一楼内，雄霸与一个十分沉默的人谈了许久许久。其实二人也并非在倾谈，因为一直都只得雄霸在独自说话，那个人却终究没有作声，仅是偶尔点头。

这个人，正是在凌云窟外得见那头异兽庐山真貌的——步惊云！

聂人王与断帅两大绝世高手乍睹这头冒火兽后，想必已经遇害，但步惊云竟然可以幸存？

却原来当日断帅踏进凌云窟后，半晌未见出来，从洞中缓缓踱出的反是一头全身冒火的四不像——火麒麟，步惊云心头一寒，同时，亦深知断帅准已蒙难。

火麒麟目光如炬，张牙舞爪，馋涎欲滴，似要把世间万物吞噬、焚为灰烬，统统付之一炬。

步惊云一声不发，一直静静地看着火麒麟，一动不动。他知道，这头异兽能一下子便把两大高手灭绝，当真非同小可！只要他稍动，它身上的火舌势必如箭向他激射；在未有十足把握可以避免之前，他绝不妄动！

他又如一座冰雕般镇立原地。

真的！他真的象是一座了无生气的冰雕，它却是一团烈

火。

人和兽，冰和火，紧张欲裂地对峙，对峙，对峙，对峙……
只要一触，即发！

对峙之间，步惊云斗然发觉，这头异兽的一双眼睛看来虽在对他瞪眸不转，惟目光一片空洞，视力似乎甚弱，方明了它原来并非在瞪视自己，它只是凭听觉和本能感觉分辨周遭变化。

故四周任何物体仅需稍微移动，它立即便会向其汹涌攻杀，可惜，它今次遇着的是步惊云……

一个不言、不笑、不哭、不惊、不动的死神，浑身皆在散发着冰冷与死亡的气息；他俨如一尊毫无生命的石像，冷静得连半滴汗也未有流下，它根本无法感应他的存在！

隔了良久，奇迹地，这头异兽遽然转身，一步一步的低吼着返回凌云窟内，步惊云终于脱险。

不过死囚双奴已死，两大高手已死，两大高手的两名后人亦想必已死，为了回去好向雄霸复命，步惊云必须为自己另编一个故事。

最合理的莫如聂人王竟不携刀赴战，反把雪饮交托儿子保管。死囚双奴急于要夺雪饮便扑向聂风，步惊云遂现身阻截二人妄动，却反给聂风误会他特来相救。纠缠间死奴被断帅所杀，而囚奴则被凌云窟内一头异兽焚毙；断帅见状立把两个孩子抛进江中逃生，最后两大高手同被这头异兽拖进凌云窟内，火麟、雪饮亦于洞中丢失，而步惊云却因自身冷静而得幸免，至于那头异兽则去向不明……

整个过程并非天衣无缝，但已足够让雄霸相信；何况自步惊云返回天下会后，雄霸也会遣众再赴凌云窟仔细侦察，确在

洞口发现许多猛兽爪痕，爪痕之形状、大小均有别于现存兽类，故两大高手被异兽被拖进洞内亦属合理。

而凌云窟内地势异常倾斜，深不见底，众手下亦不敢贸然再深入不毛查探下去；只是见洞口内外方圆数十丈草木俱焚，估计聂人王与断帅必齐遭烧为灰烬，尸骨无全；而雪饮与火麟此两大神锋，相信亦丢失于洞内万丈深渊中，无法寻回。

没料到天下会众在回程途中，却于岷山下游发现给浪涛冲上滩头的断浪与聂风。二人早已昏迷不醒，奄奄一息。

而聂风、断浪的出现正是步惊云所编故事的最大破绽，盖因只要聂风苏醒后道出步惊云为救他而不惜强接“火麟蚀日”，那整个故事便会不攻自破。故此，这数日来步惊云一直守在二人身旁，就是俟他俩稍复知觉时便即告诫二人别把真相和盘托出。

不过有一点却真的大出步惊云意料之外；雄霸这回计划徒劳无功，更损失死囚双奴两名猛将，却并不如何震怒，相反发现聂风后更是喜上眉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就在此际，就在此天下第一楼，就在雄霸对其所说的一番话中，步惊云终于知道所为何因。

雄霸喜，皆因他发现聂风是个难得奇才，这个发现似乎比与无双城结盟更为重要。

其实断浪又何尝不是块材料？雄霸何以偏要钟于聂风？步惊云虽不明，但不问。

雄霸已为聂风今后妥作安排，而为了这个安排，天下会觊觎神锋的真相务须隐瞒。

对于隐瞒真相一事，他相信步惊云绝对有此能耐，甚至比文丑丑更有能耐。

只是,步惊云隐瞒真相的能耐实在较他所想为高。雄霸自以为知道真相,却没料到,他所知的真相并非真相。

真正的真相,早已深深埋藏于步惊云心坎之内。

也许,直到永远。



聂风与断浪,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苏醒的。

他甫睁开眼睛,便见断浪睡其侧,满头大汗,小嘴巴还在声声叫着爹,可知正在做着恶梦。

聂风立时轻轻推他,低嚷:

“断浪,断浪……”

断浪搓了搓他那双惺松的大眼睛,也自醒了,睁眼一见聂风,登时喜不自禁,一把捉着聂风的手,雀跃问:

“聂风,是…你?我…我们还没有死?”

绝境求生何其渺茫?难怪断浪一时难以相信事实;聂风莞尔点头,断浪又问:

“那…我俩为何会在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

问对了!聂风甫一苏醒便只关心断浪是否仍在自己身边,却未有注意周遭的环境。

二人放眼一望,但见自身正卧于一张宽敞软榻上,而安放此软榻的这间卧室,足可容纳百张卧榻,宽阔无比;断浪一看即瞠目结舌,大眼睛得更大,惊叹着:

“好大哇!这间卧室可较我们断家庄的厅堂更大啊!但…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面对如此陌生而广阔的空间,断浪只感到茫然失措,依旧

问着同一问题。聂风苦笑，他同样也是人海中一个孤单无助的小孩，他又如何解答？

这个地方，连一间卧房也如此宽阔得惊人，相信其他地方更是大得难以想像。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答案，一个惊人的答案：

“这里是——天下会！”

语声方歇，一个人已推门而进。

从适才那句答案的沉厚语调听来，来人想必是一德高望重的长者，但聂风二人赫见进来的居然是一个年约十六的顾长少年，灰衣一身，容貌忠诚，亲切可掬，聂风亦不禁放胆问：

“这里…真是天下会？”

灰衣少年毫无架子，大方地答：

“不错，是我们天下会众于岷山江畔把你们俩救起的。”说着随之自我介绍：

“我叫秦霜。”原来此灰衣少年正是秦霜。

聂风闻言倒抽一口气，似是不敢相信置身之地竟是天下会。断浪久居乐山，孤陋寡闻，搔着脑袋，压低嗓子好奇问：

“聂风，天下会究竟是啥？”

聂风答：

“断浪，天下会是江湖一代大帮，与排名稍次的无双城几近已瓜分整个武林。”

断浪虽曾听说断帅提及江湖中有许多名门大派，惟如今竟身处其中之最大的帮派，吓得伸了伸舌头。

秦霜见之仅浅浅一笑，转脸对聂风道：

“聂风，家师雄霸欲与你一会，你自己可走得动？”

聂风一愣，心想：

“雄霸？他……他是一代枭雄！为何要见我？”

断浪劫后余生，甚害怕自己独个儿留在室中，且聂风又是他最熟悉的人，连忙道：

“聂风，别留下我，我要和你一起去。”

聂风回望秦霜，目光似恳求，秦霜向来心肠甚软，温言道：

“无妨，相信不会碍事的。”

言罢即缓步而出。

聂风与断浪一直跟在秦霜身后，穿过长长的回廊、一望无垠的庭园，才瞥见庭园的围墙上刻着“风云阁”的殿堂步去。

聂风忽然记起昏沉中所听的一句话，便附嘴在断浪耳边悄声道：

“断浪，一会无论遇上什么人，也不要说出那黑衣少年破了‘火麟蚀日’的事。”

断浪奇问：

“哦？为什么？”

聂风道：

“也没什么。只是……江湖险恶，万事须得谨慎。”

断浪很乖地点头，此时，秦霜已把二人带进殿堂之内。

赫见“风云阁”殿堂壮阔非常，却无侍卫；殿堂后排的高墙上，竟挂着一幅巨大牌匾，上书两个黑白分明、笔画苍劲的大字——

“风云”！

可知书此牌的人对“风云”何等重视！

殿堂之上，一个人正稳坐中央，身后站着—一个头戴无常高帽的古怪男子。

稳坐的人眉目生威，使人一望便知他是一个绝对有资格

睥睨苍生的人，一个也许将会雄霸天下的人。

聂风甫见此人，立即便知他必是统领这一代大帮的帮主——“雄霸”无疑。

秦霜向雄霸躬身一揖，道：

“师父，聂风已经带到。”

雄霸正在喝茶，懒洋洋地“唔”的沉应一声，并不多话，也没有望向聂风、断浪。

他身后站着的正是文丑丑，此人最懂看帮主的眉头眼额了，即时会意，暴喝：

“大胆小子！晋见我们一帮之主，还不下跪？”

断浪其实进来时早被雄霸威势所摄，如今遭文丑丑如此催喝，他毕竟是个八岁稚童，当场跪下了，不过心中却想：

“好威风啊！只要能成为一帮之主，号令天下，所有人亦必须如此向自己下跪，难怪爹如此热衷于复兴我们断家了。”

小小心儿由这一跪开始，便已种下日后誓要雄霸天下武林这个大志。

可是聂风并未像断浪般如言下跪，他依旧挺立，道：

“雄霸，我虽被天下会所救，却绝不能如此便屈膝人前，甚至是你！”

此语一出，一旁的秦霜陡地变色，他知道聂风已经闯祸，任何人也从未对其师这样无礼。

只见雄霸突然把手中清茶一干而尽，这才斜眼一瞥聂风，沉声道：

“小子好倔强！但任何人在老夫跟前，都必须屈膝下跪！”

说罢手掌一扼，登时把手中杯一扼为二，双指一弹，两块破片如电射出，直朝聂风双膝击去。